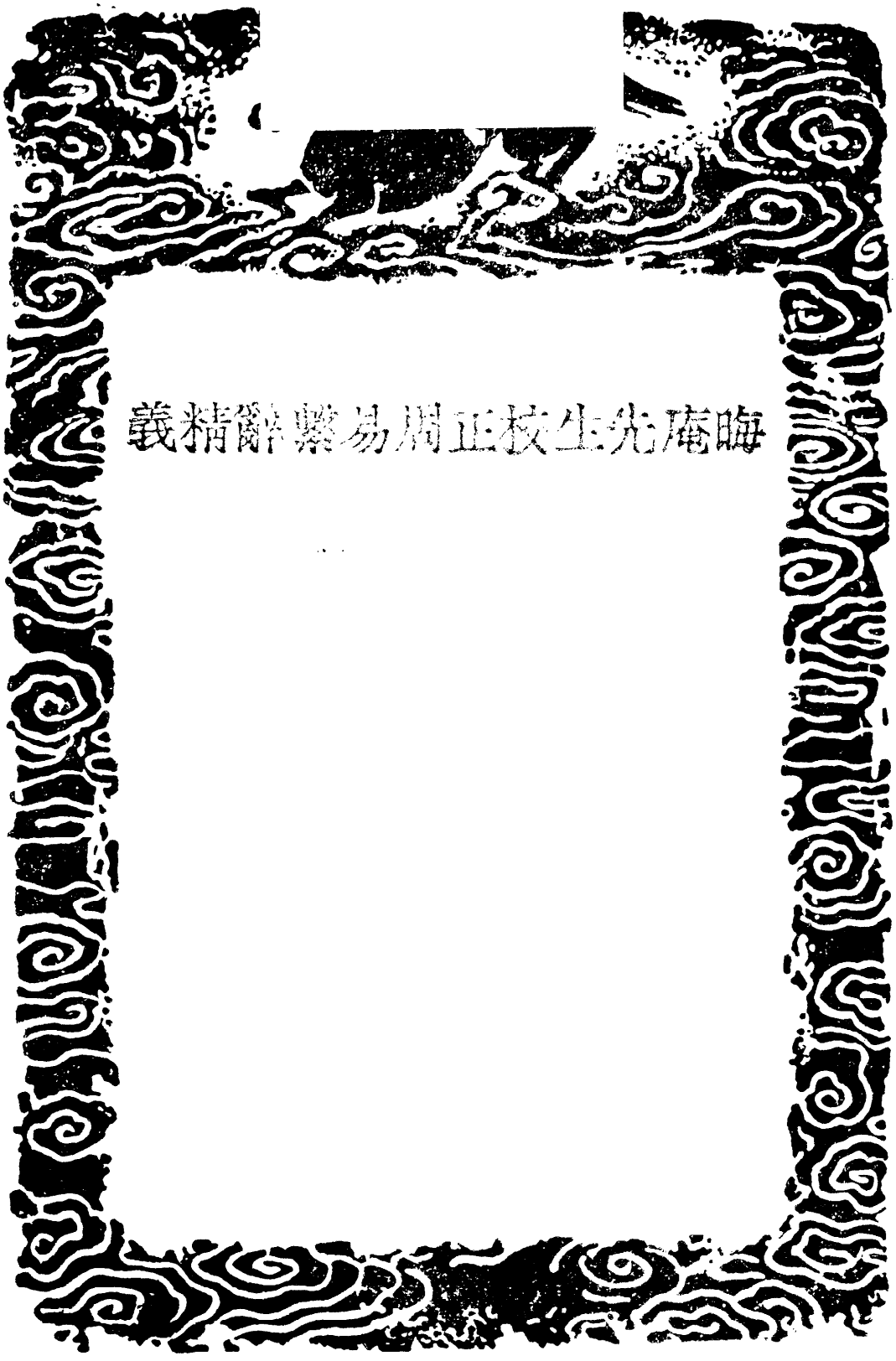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本館據古逸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呂祖謙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經文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

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万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爲成物乾坤一陰陽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賢大聖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又貴書曰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大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命之曰易便是理一元此七字只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其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扇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陰常多陽常虧故便不齊譬言如晝既行兩部不齊既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憑要齊物然物終不齊也竟夫有言混空終自若齊物到頭爭○又曰坤作成物是積字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張氏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定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又曰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動地方則須安靜○又曰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

有兩體健順而已亦不可謂天无意陽之意健不爾何以發散和一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少不順即有變矣有變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於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得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又其法也則是效也效著則是成形成形則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行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又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溫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昇騰○又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太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至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可以久遠推行而可大者其德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德業措諸事業而言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又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器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豢之則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從一作信則人從信爲以其可從信人斯委任故易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難有言易有言小

有言大无乎不在○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又德性又故曰可又又曰日新○又曰德業不可以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況可謂之聖人乎○又曰簡易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經正則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氏曰知與能聖人皆有所本盡知盡其大而不盡其細盡其可及而不盡於所不可及皆不害其爲盡也坦然可見者本也本非健不立故君子體乾以易知順而可行者理也理非順不可故君子體坤以簡能爾如簡册之簡順而有理所知者立天下之大本雖有不知不足撼也所能者順天下之衆理雖有不能未足咎也其知其能躰天地之簡易而已易則易知道亦不遠故曰有親親近也簡則其功易成所成近道則可以進德而不息所能有功則可以廣業而不廢○一作衷○謝氏語解曰故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德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有親之謂○楊氏易傳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孰爲乾孰爲坤邪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爲君爲父以天尊故也坤爲臣爲子爲妻以地卑故也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卑高陳矣五爲君二爲臣則貴賤位矣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其變動不拘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乾道成男自坎而至於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於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

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所言推其所未言者亦无物不然矣有聚有分則同異交構而吉凶之所由生也○又曰變化者其神之所爲乎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緘綱維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見也乾始萬物莫之爲而爲之也以易知之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其簡能之故成物而已○又曰无險詖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得其要則易從而有功无親烏可久无功烏可大可而已我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於人无一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曰无全牛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語錄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言語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又曰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且識破本根須是如此問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亦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不息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躰其本一物變生則各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是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以變化則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

焉因二爻之當變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吳氏中庸解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理也陳貴賤位以曰聖人然後能之此致中和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則萬物育矣見賢遍反下末何反盪徒當反大音泰易以豉反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程氏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張氏曰

吉凶若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又曰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朒不足而生亦兩而已○又曰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又曰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又曰君子未嘗須臾離乎易○楊氏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爻之爲書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吉凶者失得之報也失得之理微吉凶之道著觀乎吉凶則失得可知矣憂虞虞諸心悔吝則見於事觀乎悔吝則憂虞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變化之迹也則進退可知矣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虛則消息盈虛之理見矣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氣之往來相爲屈伸也而剛柔之用著矣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躰聖人所以體神易者以其通晝夜而知也知剛柔一氣之往來則晝夜之道可知矣推此則死生之說皆可默識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所以中前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爻之動而吉凶悔吝生焉聖人所以明此蓋三才之中而已故曰三極之道也易之序卦是也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才之道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語解曰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或承之羞必矣其爲不

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樂音岳右音右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程氏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又易傳曰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悔不如是則有咎矣○張氏曰象謂一卦之質○又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又曰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又曰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幾者動之微虛靜則知幾○又曰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也有咎而免者善震之補也○楊氏曰彖者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爲典要故曰言乎其變也吉凶者失得之著

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大悔吝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卑高陳而貴賤位則高者貴卑者賤矣然而蓋有貴而无位者則列貴賤者固存乎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齊小大所以存乎卦也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則辨吉凶所以存乎辭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也古者實有介則介者始萬物之時也震之而後動則震者動之將形也故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則无及矣泰之時拔茅以彙征則其辭易矣睽之時見惡人无咎遇主于巷此非易辭也而各指其所之則君子所以處之者皆當其可矣。尹氏語錄曰祁寬讀繫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坐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又卢文弨曰才斯切陰易以豉反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周氏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程氏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編理也編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

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誠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智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又遺書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又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只有之既有情狀必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烝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其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爾豈知適然○又曰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

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孑者亡更无物也鬼神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又曰鬼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

又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又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又曰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以人目力所及見其寒暑晝夜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躰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曰升降於三萬里中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其與天地不相似其序必有室礙處有人言无四海便使无海亦須是有山无陰陽處便无日月。

又曰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又曰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躰若如或者曰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

又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

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甚性須得○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曰氣則便是二一依有一言闔闢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闔闢者道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闔闢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有○又曰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剩亦不欠只是人看它不見○又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也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張氏正蒙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因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又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為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綸綱緝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又曰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戒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又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昧明則皆幽也此則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乎幽所見一邊爾○又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又曰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又曰繹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則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幻妄以有為為死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不存就而人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者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離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故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殊歸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我非是故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蕩失守窮大則泮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知聖人彼直欲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末由也已已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詖鬼神安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請之而已未始真解也○又文集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皆自无而有游魂皆自有而无自无而有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无而已物雖是

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是用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謂神无形而有用鬼有形而无用亦相會合所見如此後來頭極推闡亦不出此○又語錄與范巽之言易所謂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以宣季路之問而不隱也然不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晝夜而无累也以其兼晝夜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通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尒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實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大虛者氣之所躰氣有陰陽屈伸相感而无窮故神之應也无窮其散无數故仲之應也无窮雖无數其實一而已陰陽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原者其游魂為變乎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之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輔嗣所解似未失其歸也○又曰所謂山川門窗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為變鬼果何物其游也情狀如何試求之使无疑然後可以扣神怪之說知亡者之歸學所以質成其論若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爾○又曰氣之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謂鬼一成而不變者為鬼○又易說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又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知此則或得於此而失於彼也○又曰天推運動一氣哉萬物而生

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生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之何之无憂○又曰安土樂其所自生不得其生非忠厚之道也○又曰旁行而不流圓神不倚也○又曰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又曰繫辭言易大抵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躰之類則是天易也○又曰神與易雖是一事方與躰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躰然則易近於化○正蒙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无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又曰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性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此而不已者善也善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若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姑謂之知是謂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又仁知會乃為聖人也所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庚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以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又曰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知各以成性猶勉勉而不息只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又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賢愚而繼

善者斯爲善矣惡尽去則善因以成故舍繼善而曰成之者性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至乎又善之尽也知微知章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又曰聞見不足爲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見本性始爲已有苟末見性須當勉勉今孝者既知趨嚮殊不費力何爲不勉勉○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呂氏曰成之者性指吾分而言曾有不相似者乎凡動物无不有是性由蔽固之開塞故有人獸之別由蔽固之厚薄故有賢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開而蔽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者達於天道与聖人一○又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无方体无方体然後能无我○又曰樂天隨所遇而安不累於物也○又曰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倫於靜既不能窮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者是也有以人所見者言之者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孝者不能无疑蓋道之在天地則播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也无惡也故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无非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万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謝氏語錄曰理上如何安排得一箇字与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楊氏易傳曰与天地準言易之爲書也準言相當也天

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故能弥綸天地之道弥綸蓋條理也天文理者象器是也幽明本无二致也著而爲象器乃其見形者故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乃知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矣精氣聚而爲物游魂散而爲變人与鬼神一也知精氣之爲物則誠之不可揜者可以默喻矣此孔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先王之礼知生而致死之以尽知知死而致生之以尽仁節文度數本末備全非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烏足以議之哉○又曰天地与聖人无二道也刘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濟天下則過矣道不足以濟天下則知亦有不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旁行而不流若納約自牖遇主于巷之類是也縱心之所爲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知其莫之爲而樂之莫之致而安之則事變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隨所寓而安之則无惡於物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不愛之有○又曰目視无全牛而後能樂天樂天則循理而已尽心知性而後能知命知命則事天而已夫何憂之有安土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何不愛之有○又曰合内外而体万物則无適而不安亦无物而不愛矣○又曰致中和所以範圍之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日月往來而成昏明昏明積而爲晝夜晝夜之道非昏明所能間也通乎晝夜盖无物不然而百姓由之不知尔知之者其惟聖人乎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此而已○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一氣爾誰能出不由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无非善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盖離之則四而性則成之者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終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泯矣仁者而謂之仁知者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姓則未嘗見也故由之而不知君子之道所以鮮也○又語解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盖聖人之言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又文集曰且佛之言吾之道足以斷輪廻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趍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亨之道必先明夫德知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往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疚矣○又庭聞彙録曰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是揚子說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爲不善乃其不善反尔成之者性豈善惡初有混耶○又曰性非有二也善惡混則性終不能一矣雖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而性之所有烏乎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盖性之有不善全其實則所惡者確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爲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已者猶亡之尔非有混於性也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胥而繼善斯爲

善矣惡尽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誤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尹氏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死生之意三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以与知与能天下同体亦天地之有陰陽晝夜人之有死生進退知此則与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有三而无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爲道也始万物而生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万古不変故孔子曰成之者性○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倫音論知音智樂音洛鮮悉淺反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氏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変化无亦藏諸用也天地不与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変易而不過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変

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推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又潰書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此所以有憂患○又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又曰聖人人也故不能无憂患天則不爲幷存不爲殊亡也○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无神字要思而得之○又曰所以謂萬物一躰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它物不與有也○又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又曰天地陰陽其勢高下其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繞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三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胡而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張氏曰非神不能顯諸仁不知不能藏諸用○又曰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爾此其爲能弘道也○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人不可知

也无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以天無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來論其治亂殊不知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數有小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又曰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豈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人不可以混天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乖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爾○又曰神則不囿无復迴易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可以无謀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所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又曰富有廣大不儉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顯其聚隱其散○又曰顯且隱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推盪所以妙乎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疑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又曰生生猶言進進也○又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深矣○又曰能通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也○揚氏易義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繼諸仁藏諸用其生也其殺也咸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蓋聖人者與人羣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爲之盛

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者皆源源自見矣○尹氏語錄曰先生見王信伯云昔時問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竟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无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程氏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闢而廣生萬物體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又遺書曰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翕不翕一依舊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張氏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呂氏曰陽之爲德其動也直其易易之變隨吾所遇而已故自

行一周而歲成陰之爲物從陽者也陽之所次陰亦至焉故日行一次而月一會所以化育萬物而不已者也日行緩无所屈也月行速急於從陽也○楊氏易傳曰乾坤易之蘊也而廣大生焉故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乎邇則非求諸外也取諸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靜正者可以默識矣乾君道也故其靜也專專則故能直直猶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外坤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靜也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也闢受而施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周官大司徒周知廣輪之數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則廣方也蓋地不滿東南故坤之象曰地勢坤言順而下也此廣大之辨也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也乾坤之廣大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言之觀乎天地則乾坤之廣大可知矣夫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乾坤之闔闢往來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四時言之觀乎四時則乾坤之變通可知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其義一也觀乎日月則乾坤之爲陰陽可知矣廣大其躰也變通其用也陰陽其道也雖變動不居其所以示人則易簡而已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則至德者中庸之德也其趨變不常亦曰時中而已故觀乎至德則乾坤之易簡亦從可知矣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程氏曰陽

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出宗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又遺書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人物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敬也敬則无間斷躰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爲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无間斷○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是亦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又曰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躰義无方也○又曰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張氏曰非知德不崇非礼業不廣○又曰知崇天也卑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礼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禮成性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礼爲業也故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所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礼成性則道義自此出也道義之門蓋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也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礼則惟欲乎卑成性頗是知礼存存則是長存知礼亦如天地設位○又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

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柳下惠不羞其和也伯夷不浼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又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效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乎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禮以成性成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又曰孝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尔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深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動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已見易與天地準章。呂氏中庸解曰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楊氏中庸解曰**道之崇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礼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礼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体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礼其是乎夫礼天之所以也先王之理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或以爲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盖道非礼不止礼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措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又語解曰**易曰知崇礼卑盖知足矣知性知天故崇礼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礼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謝氏語解曰**礼理也知之則爲知知崇天也履之以爲礼礼卑地也。**尹先生曰**因說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又之曰如此論時且須說天地若到極處只是說天更不說地○**又曰**如易立天之道即曰陰陽立地

之道即曰剛柔立人之道即曰仁與義才到柔與剛即大段有形象。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易者人也音智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程氏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狀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礼典礼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商議而言之也文辛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又遺書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張氏正蒙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又曰凡一言動是非可否隨之而生所以要謹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此皆著爻象

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凡有一迹出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愼言動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又曰時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礼之礼非義之義但非時中皆是也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礼以爲非也又如制礼以小功不稅他外反曰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從使曾子制礼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此則貞義理也行其典礼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也礼亦有不須變化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楊氏曰天下之賾至隱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後見是故謂之象形容者乾爲圜坤爲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擬象乎天下之動不居也而其會有元其通不窮觀其會通而後不失乎時中之義可以行典礼矣蓋礼以時爲大故也是故謂之爻爻者陰陽之交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繫辭而斷其吉凶乎象言辛之時可以盈礼也故用大牲吉先王觀會通而行其典礼則其盈祝皆順天命也故孟子曰礼之於賓主命也象言載鬼一車之類近乎恢詭譎怪疑若可惡矣而聖人之意於是尽焉故不可惡也六爻之動其變无常疑若可亂矣而聖人因之以行典礼故不可亂也擬象而後言議爻而後動則言動斯與天地同流矣其成變化也何有晴仕革反亂丁劉反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中孚九二○程氏易傳曰鶴鳴於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樂慕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明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則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楊氏慈湖曰楊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爾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和胡旦反見賢遍反棄亡伐反行下孟反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程氏易傳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二四二陽以隔五自

以己直理勝貫初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於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欲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反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蓋五專以私睽應於二而失其中位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耶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睽之情非大同之躰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豈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其言意味深長也。張氏曰若子自知自信子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與人獲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又曰惟仁言能聽尽言也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如金鐵之可斷。又曰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如斷金。場氏曰君子之交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惟相生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胡氏曰易是人也有一人而生養千万人者有千万人而生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義不同於天下

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湯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曰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一云者也故有私昵之戒（昵尼質反）道盖反（幽丁乱反）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過）程氏易傳曰初以陰柔巽順而処下過於恭愼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於重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其道重以之藉焉則為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又曰履物為践履於物為藉錯七故反）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程氏易傳曰能勞謙之君子萬

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皆此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若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此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與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居復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哉故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效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程氏易傳曰无民之輔助則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節初九。程氏易傳曰又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泄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之身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制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二○程氏易傳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更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由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慢而至苟无過實隙則盜安能犯有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竇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誘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誘淫者使侵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也乘如字藏才浪反冶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程氏曰有理則有器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六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乎鬼神言用○又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爲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張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漸尒理須先數天又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以反

一又當止於九其言中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若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與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始於五之耦焉尒○又曰極三兩兩是爲天三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地亦效也七離九六坎八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之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躰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而下十其終也故土之爲數終於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復始茲至无等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也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參天兩地五也（一地兩二也）三地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乾用）五天三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摠四十有五并三天兩地自然之數五共五十虛大衍之一故爲四十有九卦一象三象天地之參也揲四象四時也揲象四時數不過十時乃三歲半之三揲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遇多之數也揲常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十四時之數也○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又曰奇所揲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再者每成一文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五年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又曰示人吉凶其道顯矣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与酬酢神故可与佑神。又曰受命如嚮故可与酬酢知來藏往故可与佑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順理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万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若受命如嚮故可酬酢曲尽鬼謀故可佑神。又曰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呂氏曰闔者歸餘於終自然之數不得不尔苟不置閏故寒暑以差不必六成於二而交於五也易之揲著取法閏之歸餘非閏取法於揲著也。又曰天參地両參天両地而倚數又曰參伍以変錯綜其數不獨以五亦有參焉有両焉天數二十有五其五也地數三十有六其五也地數又両之爲二十參天両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両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易之數皆類此。楊氏曰一三五天數也參之爲九二四地數也両之爲六孟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故參天両地之數具於五而已大音泰通卦買反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得反期音基長上丈反行下孟反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周氏

通書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戒動於彼誠動於此无思而无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是以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程氏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与上文相連不當在下○又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之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卜筮占吉凶當考乎占吉之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又遺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後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又易傳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者卦可以知變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躰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礼則辭无不備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言也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遺書曰或問變与化何別曰變如万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无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又易卦傳曰以木從火爲鼎之象火之用唯燔与烹燔不假器故取烹爨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虽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遺書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是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与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灸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爲尭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嘗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万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万理皆具更不說感与未感○又曰老子曰无爲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乃是有爲之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者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

又答与叔書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遺書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張氏曰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頃況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又曰揔神故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必知神之爲也○又曰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孚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又曰變言其者化言其漸○又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故易道具焉○又曰尚言則辭无所尚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爲孰能与於此知德之誰言知之易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誰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又以尚象爲聖人之道非知之達乎是哉○又曰子未至乎知德語皆有病形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在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重○又曰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又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卻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无爲受命乃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孰能与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処中庸所謂至矣○又曰既言二五矣三五而上復如何分別○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无有有无故聖人語性与天道之極盡於三五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孚也○又曰非至精變神不能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爲近无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又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竟不待心使至此而後竟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以言依用譬之三十六輻共一轂則爲車若无輻与轂則何以見車之用感皆性之流也性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爲別○又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非指暴者爲神然暴亦固有漸亦是化也○又曰有所感則化感亦不速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又曰聖人感

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以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又不足以成物非象不足以制器非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濟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又曰風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有間則風行風行則声聞臭味清之驗故不行而至通之極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餘見大衍

故篇。又曰寂為感躰感為寂用如於應物非寂則不周虛寂而方无機則難感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宝鑰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又中庸解曰人莫不知聖義之當然无過无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便為乎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何謂也曰其庶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未發无私以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也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楊氏易傳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則天地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鴈動植之異宜剛柔昼夜之異習萬物固睽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同矣。又語錄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无思則土木也思无邪者惟无思而无所思乎如何曰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視聽色貌(云云)皆有思焉而謂

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与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礼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无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爲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又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尒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與音預參七音反錯七各反綜宗統反幾音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程氏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策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若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乃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開物成務必也有濟世之才○又明道行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无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貫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曰安有識得易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又曰退藏於密密是用之原○又曰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又曰易要玩賾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鎔生物銷鑠已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爲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個是潮退

也其潤若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劫是將已潤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便是變○又曰眞元之氣（潮）之所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水涵養魚乃得生尒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无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張氏曰此語天一止地十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欲併以一說尽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窮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辭多者潛心○又曰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小大不能明則何由能處矣至粗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乎而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世之才○又曰惟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感人心○又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又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又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預其故曰藏往○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言天之變禍福之道由民迭順取舍之故作易以先之○又曰民患除憂辟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以自此以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又曰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曰觀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戶

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又曰因其變而裁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又曰用之不窮豈知其卿故名之曰神○又曰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豈知其卿一萬物之妙者故○又曰虛靜昭鑒神之明也无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而无間也○呂氏曰洗心退藏欲見二者在吾分中如何注措○又曰神武不殺神武之理何入而不可何以止據著龜而言今曰欲明者止爲武之爲義主乎殺不殺之武情狀如何○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爲陰陽者闔闢而已闔闢一闕一闢无時上息則陰陽一氣安得而離一依雜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変奪无俄頃之間此天道所以運行而不息入于也道則爲剛柔入于人道則爲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財雖兩而用則一○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爲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闔則溫燠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一以財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分之二用物則闔闢之機露則布生生之用息矣○楊氏曰六經不言无心惟釋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楊墨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脩故易上言洗心尺性中庸上言尊德性孟子上言存心養性又問子空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侯氏中庸曰子思之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无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也斷丁亂反著音尸知音智易以蔽反洗悉殄反與音預殺所戒反夫音符齊側皆反闔胡臘反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周氏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变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无欲故聖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程氏遺書曰因見賣卦者聖人見何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无尾有血有脂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星俞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車上以候雨晴若天將雨則先垂向下才晴便直上○又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更如八卦因見何負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又易傳曰大有之上有極當变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脩而不怠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处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

自天祐也。張氏曰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於四時尺吉凶之理則能尽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又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吉无旌无旨則何業之有。又曰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又曰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蓍龜效之故曰聖人效之。又曰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也出圖書。又曰易曰自天祐之此言旨在立心勿曰凶下孟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楊氏曰問易有太極莫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无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有左右便有四方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人之自其發乎君子所止必至其極而後已極如屋極之極中而不失其高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五者之道極於此而已外是而求之非過則不及非所以為極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極。大音泰。懸音玄。瀉吐南反。索色白反。見賢遍反。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氏瑤書曰一言貴簡言愈多必道未明杜元凱都有此語一云言高則百該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細嚼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麼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盡天理便是易也○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

位乎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拘一箇中來爲中○又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体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与陽立地之道曰柔与剛立人之道曰仁与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此語截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人道要在人默識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若以清虛一大爲道此乃以器言非道也○又曰佛氏不識陰陽書夜死生古今安得謂之形而上者与聖人同乎○又曰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体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又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以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挾持固之爲此文者二十年矣其使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无得處他有箇意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无義以方外也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贅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率談禪有所

說得盡未之有得。又師說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而名也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論德行大体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要于順德而明于貴戒以神明其德矣。張氏曰理數既窮不能与時順通非盡利之道。又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爲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辭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尽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以尽神者与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爲巫風猶云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爲言。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變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乾坤既列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若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可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其理可窮彼爲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何以語性。又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通因約裁其化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爭盡利之道而措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物各殊故謂之變。又曰運而无形謂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又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者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即礼義是也。又曰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挨與

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又曰常人之孝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者習察異於他人十五至七十化而裁之其進德之盛如欲○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爾○又曰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上天之載无声无臭可象正淮儀刑文王當對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孝皆常存德淮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又曰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邪○游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子然遺昭而獨存者神而明之之謂神存而明之非有此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服无從无違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成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侯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乾坤者果何物也乾坤其天地耶天地其乾坤耶既曰天地非乾坤也乾陽物也陰者效天坤陰物

也陰者法地如是則乾坤者形容天地眞非天地也既非天地卦言万物資始資生者何也以形辨言之則曰天地以清濁言之則曰乾坤乾健也天行不息故謂之乾坤順也厚德載物故謂之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所謂設位与成列者也然而行其中立其中者何也此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其道乎曰非也兩儀合而爲太極乾坤合而爲陰陽易合而爲道如一一合而爲三三見則不復爲一一矣然則太極也易也道也其三物乎曰一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兩儀太極之陰陽也乾坤易之陰陽也陰陽道之陰陽也既謂之陰陽安得不謂之器乎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天地陰陽乾坤形而下故也如是天地雖大民安得无惑乎天地昭昭象於上下者也故曰在天成象有差忒在地成形形有小大既有差忒又有小大民所以惑也太極也易也道也天地乾坤陰陽動乎其中天由之而始万物地由之而生万物聖人由之而成変化陰陽由之而有盈虚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不可見則太極亦不可見太極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

紆粉反上時掌反錯七故反貳音才行下孟反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祖謙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彖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周氏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程氏遺書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易傳序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傳否曰有大人之德而遇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而無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細縕万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万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又曰富有衆人之所歸謂財爲能聚人○張氏曰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尽利能貞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人能從之則不悖其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趍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又曰若天地曰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錐大蓋不能遷夫正若也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大至廣

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聞其見適足徵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又曰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正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多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原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心存默識實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事千萬變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又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敘天地生物○又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楊氏曰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便知刪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則周孔之口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未耜取諸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刳木為舟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益噬嗑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呂氏大學辨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又曰利

与人同者非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衆也以得衆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与人同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故以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

重直龍反繫音係通七計反觀官喚反雜苦角反易以豉反贊大回反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張氏曰此皆聖人取之於精粗也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神明之德通於万殊万物之情類於形器○

揚氏曰或說易曰乾坤天道也地道也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爾如說卦於乾雖言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木果之類豈尽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万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学者觸類而求之尔善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推明之曰此於觀天文地理則爲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

物各以例牽不尽言也孚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何所用之○侯氏中庸解曰係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二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大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張氏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一作无有曰音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張氏曰天施地生而損上益下故揣種次之○又曰聚而通貨交相有无次之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象○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通則止去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

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必當變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其終而无亂○又嘗書曰聖人之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博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博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窮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又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張氏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煩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又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礼樂簡易朴略至堯舜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故嘗有礼文一時磨滅爾又安知上古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礼則不過矣可謂周尽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礼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宮氏中庸解曰一闔一闢天機自然无作无

息以生万變蓋神而化之者也 [音义]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程氏曰] 書曰服牛乘馬皆出其性而爲之胡不服馬而乘牛睽乎 [張氏曰]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舟先於車 [又曰]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取諸隨] [又曰] 有備則无患故豫 [又曰] 備物致用過以爲養 [小過] [又曰] 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爭亂而已 [睽] [程氏曰] 係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聖人聖人作事无非欲利天下未耨曰杵舟楫弧矢服牛乘馬皆所以利天下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所謂利己之利者不過富國強兵豐財用實府庫而已必有害於人益於己必有損於人 [刳] 口弧反 [剡] 以冉反 [重] 直龍反 [服] 他洛反 [暴] 白報反 [楫] 其月反 [睽] 苦圭反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張氏曰剛以乘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相第一檁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爲上棟也若指栿爲棟又益遠矣宇兩垂而下故言下宇○又曰乳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又曰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其卦止是取其義与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爾衣於既反數色具反㮚音契苦計反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張氏曰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陽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奇紀宜反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張氏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衆者小人之理○又曰陽遍体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与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体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与下皆君子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盛九四○程氏遺書曰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也○又曰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曰窮理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之言者以性命爲高遠孝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說道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下者存焉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大盜賊人之

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礼樂一日亡乎知礼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易傳曰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万殊事有万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与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処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尽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張氏易說曰不能利用便不思不勉孰多以御故憧憧心勞矣正惟存神尔將陳所知交

養故序曰月寒暑屈信相感之義○又曰君子行義以往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慮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信之變斯尽之矣○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斯可矣○又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安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固必我已絶今天下无貳動靜情爲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曰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繫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率屬乎理而已矣此章從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屈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屈以接物而有所繫者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矣若求聖人之学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擬次來日所行必要依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則至是時有時有備言前定皆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若也准豫而已擇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不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制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蓋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在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致用窮神是能尽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浅深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躰一陰一陽不

測皆可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爲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一作消素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体義入神則无方○又精義入神要以盡尽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崇德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唾雖不与物接然睡猶是成就者○又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又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推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又義有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尽性則即是入神蓋惟一故神○又通天下爲一物而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諸孝則利用利用則安身安身所以崇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又德盛者神化可以窮尽故君子崇之○又化事之交也○又大可爲也大而化之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而德盛仁熟之至非知力能強也○又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尽神緩則化矣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急則反神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与天爲一豈有我所能

勉哉乃德盛自致爾大抵思慮靜乃能炤物須放心實見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足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雷霆感動虫虺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歟○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又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智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化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聲欬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尒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凝入空學者捨惡趍善以為化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尒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一信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又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君子无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信矣又何爭○又无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又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又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懈於趍時也○又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入神因性其仁而行○又

不知來物未足以利用○又聖人之道豈不自見今在学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理知化知変化安得不知○楊氏文集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多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其歟與謀矣○又曰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所以為義知其分殊則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无銖銖之差則精矣○又庭問録曰或問劉貢之事如何曰在易彼此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柰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迷小臣一日欲以新聞舊難矣哉○又語録曰易与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係辭曰正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類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自以形來則所監者廣矣若執鏡躬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躰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又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呂氏曰窮神知化与知天命之知非苟知而已与聞斯道也其於化与天命

猶大臣與聞朝政○又曰陰受于陽而成躰陽資於陰而發光故月得日之陽然後能成受光之體日得月之陰然後能成發光之質又合朔望精魄乃交故光為之蝕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水不自潤火不自光益新而有光其是之謂歟○又中庸解曰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誠慤之謂也○尹氏曰橫渠論窮神知化不知到化後如何○五峯胡氏曰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憧昌容反

屈丁勿反信音申蠖紆縛反蟄直立反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困六三○程氏易傳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処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処困之其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一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与勇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係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一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張氏曰此明不利其用者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程氏易傳曰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与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拘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坐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以時而動小則招寇大則致敗自古豈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哉皆由是也○張氏曰此明精義以致用者也射食亦反隼息允反墉音容語古活反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噬嗑初九○程氏易傳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戒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係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与初故得无咎也○張氏曰噬於事変者也懲直升反屨俱遇反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程氏易傳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閒大噬之極也係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校胡孝反去羔呂反）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否九五。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循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津當深慮遠戒常慮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係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係辭曰危者使平可保也。張氏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鼎九四○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求天下之賢智与之叶力而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若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赭汙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敵於所私德薄智小也○張氏曰不知利用安身者也餗仙善反折之設反覆芳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通書曰見前知變化之道者鋪○程氏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易傳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与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止万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則其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与彰柔与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万夫之望○張氏曰人道之用尽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常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爲○又曰知幾者爲能以微爲信○又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益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見皆吉也○又曰君子既知其幾則隨有所処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体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交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見其幾則即時処置不敢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作事則直須求向吉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又曰知崇礼卑仰其两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必效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事之終始也○又曰幸必知

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漸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又曰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知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語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不止言吉不止言凶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爲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保於親亦是幾處皆要入德以須知幾欲學易先當玩係辭盡所以說易象也不先尽係辭則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艱難不知係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礼而考春秋也○幾居豨反諂丑琰切瀆徒谷反見賢遍反俟音竢双經反斷都玩反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微初九○）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王弼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來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張氏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無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弗善与不善也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又曰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善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爲有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与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屢空至於知幾復扶又反祇音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損六三○程氏遺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二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又曰絪縕天地之感○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固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爾上与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与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与上應皆兩相与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与

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交感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万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万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張氏曰始陳上下交以盡夫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靈虛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而浮于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結爲風雨爲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又曰心所以万殊若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地无外其爲感者絪縕而已焉物物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万物之妙者欤。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與上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者此也。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絪縕構精之義夫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考而言之所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与於此。尹氏曰先生一日李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今正蒙弟十七章中

謂无氣者是也在釋氏一章前先生曰謂之无无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萬二氣交感万彙生焉宜是陰陽氣爾只說无氣即得謂无无即非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程氏易傳　益上九。

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与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与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与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上勿恒凶君子言動与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張氏曰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易以啟反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程氏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万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若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變變取舍无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張氏易說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確然體然所謂有辨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户既定則彖之躰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又曰其文辭錯綜而條理不雜雜而不越○又曰世衰則天理文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又曰顯然者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稱名也小而与諸卦均齊者名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義大也○又曰天下之理既以思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則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貞動貞靜一窒以爲吉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此繫辭文在知變化之道編云有不知則不知止中庸所謂至矣

本與此相連○楊氏曰易曰乾坤易之門所謂門者莫是交易者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是不曉易夫易与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尒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不見易則艮无乾坤謂爲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尒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又曰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謂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謂坤以此解易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先須識此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雜作明道勞辭云通闔闢於一息劳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尸於文字上用功要你何用○又曰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尒識破根本須是知体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亦見天尊地卑編○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張氏曰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尽性命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

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張氏曰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无如辨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孚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新必有人所不必知而云獨智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巽宜接物故曰制也○安定胡氏曰柄者人之所操持夫人雖有爵祿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持其驕盈必至傾失是故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祿之位必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又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爲德之根本也○又曰言爲德之時常能執守終始不變如此是德之固故常卦爲德之堅固也○楊氏曰易曰損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慾而已○又庭聞嘉錄曰能懲忿者不仗能窒慾者不求不仗不求何用不臧在易之損則德之脩也此固孚者之事然深造之道又裕於此矣子路終自喻之孔子曰何足以臧蓋所以進子路之志也○尹氏曰聖人之象損卦只說箇懲忿窒慾且不說无慾煞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郤寬曰只是克己也須知先克箇甚如有慾即窒之此是克慾推忿亦然人病未有自知者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作利非是且如懲忿窒慾了後獲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正謂今

先護故言之如今人凡事執持得定如今已千難万難然不知執守到老後又用做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忿慾只管懲窒將去幾時是了期懲窒時只爲克已克到底處更有甚可克老子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復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程氏遺書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因有此理而就此充長之設是撰造撰造則爲僞也○又易傳曰謙爲思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又曰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時雖困也處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張氏曰和必以礼節之註意極佳履和而至○又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安李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肺腑以自誓○又曰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又曰巽順以達志故事至而意隱○又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与之此辯義也○又曰巽則不失其宜也○楊氏曰礼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難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至

則不可以有加矣【歌】於艷反【易】以豉反丁丈反【繩】尺證反【行】下孟反【遂】于万反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張氏曰】心不有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屢遷○【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其出入以度止如臨父母聖人与人製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同避易之義也○【楊氏易傳曰】坎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咎而可然易變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陰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国是以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係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上】時掌反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

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張氏曰於一卦之義原始反終究兩端以求中六爻各指其所之非卦之旨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又曰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貞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又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係辭其爻必喻之以君子之義易以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程氏易傳曰謙六四盖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張氏曰柔之用近也○又曰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解於趨時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程氏易傳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三分而又兩之足

以包括衆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程曰夫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而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張氏曰文者交錯之義○吳氏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交所以文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張氏曰剛柔錯雜吉凶相攻變化不窮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又曰不齋戒其心則雖而著也百物不廢細无不察也○又曰願道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楊氏易傳曰明夷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以損一卦言之也彖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程氏遺書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又曰】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張氏曰】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乾研諸慮正是剝佚之一字說者就而斷諸侯有爲之主若易者即是隨文作○【又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窮而知不可勉而至○【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止】不害象在其中【見天道地理編】○【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趨之理萌兆之事而易見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

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尽人鬼幽明之助又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即與人事一滚論之若分別只是薄乎云尔自然人謀合蓋一理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又曰八卦有躰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爻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又曰能變通則尽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又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吉誠則順理而利爲則不循理而害○又曰易言情爲相感而利害生則是事以人事言故有情爲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性以利言○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爲相感而利害生辨以爲也易以敗反說音悅惡烏路反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氏遺書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但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處尽得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文孝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覺有合言知命与至於命尽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第十○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二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第二十○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尽不可言窮与尽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尽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与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一上○又曰文字則无他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小道必有可觀者爲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竟辯竟辯同非然紛是非則可也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然是竟是吾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即有箇理二上○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一物也十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体用也十一○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即是一事才窮理便是尽性才尽性便至命十八○又曰窮理尽性矣曰至於命則全无着力処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又曰問人尽性至命必本於孝悌不識孝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段事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尽孝悌中便可尽性至命至於洒掃應對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至孝悌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十八○又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尽性尽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又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做頭不可忘理与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況其義不爾則字相倣當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与詩之言美輕重不同○又曰尽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可以能尽性至命也此之言通以性命爲高遠孝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元道本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張氏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爲命於蓍此所謂生蓍豈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蓍在乎中卒歸三処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尒也起其用也○又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四象之性也○又曰一物兩体者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太極也若一則有兩有兩亦一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又曰性尽其道則命至其源也○又曰致与至爲道殊遠尽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又曰不窮理尽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然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之所稟賦本分者不可以有加也○又曰既言窮尽然後至於命者則不可容有不知○又曰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知天知人与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同意○又曰釋氏元无用故不取理彼以有爲无吾儒以

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尽性。又曰凡人剛柔緩急賢愚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及尽性則皆忘之。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理尽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物理又尽人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已而言之也。楊氏曰伊川亦云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初亦疑此語細思之係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与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者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理德无害。又語錄曰問乾坤用九六用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卦云觀何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小有分明係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又文集云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順於理則道与義固非一事也。又庭聞錄云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譬猶氏之徒未能窮理尽性而欲至於命此所謂荒唐而失其指歸。又曰世之人務欲窮天地之理而自己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有對或知者豈不疎哉若子但求諸身而已自一身推之以觀天地万物則其窮尽乎何有。又曰六經不言无心止孟子止言存心養性見天一地二章。又曰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則有之矣理於義則未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正易之取數皆此類見大衍之編。又曰理性与命所言三者之狀猶各言之未見載然一体之實欲近取譬庶可共言所見。又曰窮理尽性尽至命理窮无有不尽性者所謂未善但未化所云入性之始非尽性而何正猶驟居富貴之人富貴已歸尚未

安不已之說恐未盡至命之義更願求之。尹氏曰致知格物只是窮理窮得理便盡得性至于命无許多節次也趙頴道曰胡康侯謂孝者曰致知格物只是一理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是也然特屯也卦卦皆然竟疑其未安次日再參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盡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竟曰如洒掃應對釋氏指摘堅排上豈窮理不得先生曰固是康侯之言夏疎列親聞之。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道之極至也。胡氏知言曰命有窮通性无加損盡其性則至命乎。著并脂反參七南反倚於綺反盡津忍反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程氏遺書曰有道者言一作亦自分明只依舊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義則知性字由字也不消得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又曰立人之道曰仁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有秉彝孰克珍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孰誰告之耶二上。又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体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爲者可与語

道矣卅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四○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也而兩之
不兩則不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仁曰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陰陽亦形而在下者也而曰道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
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張氏曰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
又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
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一物而兩躰者其大極之謂歟陰陽天道
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
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
義其性○呂氏曰大氣本一止躰雖兩而用則一見天一地二論○
又曰奇爲陽耦爲陰初見何義爻必以三見何躰蓋奇見所合耦見
所分三者之中必有物焉此爻所以三也三才之道於是乎生○王
巽卿明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是故易逆數也程氏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
位西南坤位東南乾坤在六子外於无爲之位此
大節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
人生六子各任以事父母自閑雷風之類於天地間如身之有手足
耳目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爲乎○張氏曰
數往順知來逆易逆數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

也。○呂氏曰逆數者原其始順數者要其終要其終者本於數往安已過之逆知其終也盛衰生息皆有常數而已原始者可以知來知未來之事其始也皆出於造化生生之所以然而已造化之所以然乃易之本也故曰易逆數也。○尹氏語錄曰祈覓借先生罷本王弼註周易點法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覓固請曰覓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未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倹德避難先生曰亦也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若既是時人誰不會做此政在未到未之上六便知未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又曰易逆數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彰往察來易之為書要知側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筭蓍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前食亦反數色具反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程氏易傳曰】王通以明內齊外爲家人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者言萬物絜齊乎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莫非有戰義也○又曰書曰又至一陽生每過至後則倍萊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續若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萬物盛乎艮此理最妙須研窮此理【一上】○【又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易傳】曰以主宰謂之帝遺書曰帝者主宰事而名○【又曰】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盛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又曰】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垣】況晚反【說】音悅【鄉】許亮反

神也者妙萬物而

爲言者也程氏遺書曰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爲言者也○張氏曰全備天理則其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人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楊氏曰鬼神躰物而不遺蓋其妙万物而无不在也○呂氏曰指所以妙萬物者始謂之神神固難言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張氏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全備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用達乎順形諸明著諸容載陰乎說潤勝之健不廢乎勞始終乎止○安定胡氏曰言故无弃万物莫疾乎震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撓万物者莫疾乎風風巽之象乾燥万物莫熯乎火火說万物莫說乎澤滋潤万物莫順乎水終始万化莫盛乎艮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而相逮有相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山澤相感而能通氣夫如是然後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而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動撓潤燥之功是雷風水火之性終始万物之義爻山爲微不言山也然雷風相薄而不言相逆者蓋雷風若相悖則无生物之理故不言悖逆也撓乃飽反逮呼旦反悖蒲内反

乾健也

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氏易傳曰乾健也健而无息謂之乾○又曰坎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坎陷也卦之所言取坎險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也故爲水陷水之体也○又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体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爲虛明之義○又曰離麗也万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所麗矣○又曰震之爲卦不曰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又曰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入○又曰一陽居二陰之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又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張氏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体○又曰一陷爾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又曰一陽生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其勢上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張氏曰飛升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程氏遺書曰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万物下經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与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万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与六子生理同則有此理謂坎離乾坤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索色白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程氏遺書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情性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之則循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張氏曰乾爲天赤其正色爲寒健極而寒其性也瘠在亦反駁邦角反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

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張氏曰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物廣也爲黔喙之屬爲腹爲均爲子母牛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張氏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數皆蕃鮮也葦韋鬼反馵之忍反足旁白也的丁歷反顙息浪反蕃音煩鮮息淺反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進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張氏曰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且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臭昌又反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

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張氏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爲
加九反眚精亦反爲紀力反輿以制反眚生領反離爲火爲日爲
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
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張氏曰離爲
科上槁附且燥也乾古丹反蟹
户賣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
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爲堅多節張氏曰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
或竇也蓏力火反黔其廉反喙況廢反兌爲澤爲
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
妾爲羊張氏曰爲附決內實而外附必決也爲毀
折物成則止衆則一无衆則二字必折也

序卦上經程氏遺書曰

張氏曰序卦非易之編此不合道韓康伯註○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序卦
不可謂非聖人之編今必欲安置一物猶求窗虱況聖人於易其間雖
无極至精義入熟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徧細密勿視大抵豈以

一爻可知哉○又曰京卦元足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程氏易傳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穉鈌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張氏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張氏曰蒙冒未肆蒙者蒙也物之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程氏易傳曰天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張氏曰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穉直吏反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程氏易傳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程氏易傳曰師之興由有衆也所以次訟也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程氏易傳曰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比毗志反比者比也比必有所

蓄故受之以小蓄程氏易傳曰物相親附則爲聚聚蓄也又相親比則志相蓄小蓄所以次比也蓄止也止則聚矣蓄丑救六反物蓄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程氏易傳曰夫物之聚散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日是物蓄然後有礼履所以繼蓄也○張氏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又有道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程氏易傳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程氏易傳曰天物理往來通往之極則又否否所以次泰也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程氏易傳曰夫天地不交然後爲否上下相周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又与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否備都反上同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程氏易傳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程氏易傳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又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程氏易傳曰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程氏易傳曰承一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而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程氏易傳曰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程氏易傳曰臨所以次觀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平聲觀於下則爲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合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偏觸万類周觀之象也以觀官唤反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程氏易傳曰嗑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間之齒之而後合之者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程氏易傳曰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賁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程氏易傳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飾則剝也亨剝反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程氏易傳曰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程氏易傳曰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程氏易傳曰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程氏易傳曰大物既畜最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安息頤所以次大畜也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程氏易傳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程氏易傳曰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於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爲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得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程氏易傳曰離者麗也陷於坎險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張氏曰一陷弱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序卦下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程氏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一物故一卦以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一體合爲夫婦之義○張氏曰性天經然後禮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楊氏曰乾坤万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錯七各反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程氏易傳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程氏易傳曰遯者退也夫人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程氏易傳曰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氏易傳曰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程氏易傳曰夷者傷夫進之不已必有所

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程氏易傳曰夷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張氏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萬物自然之理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程氏易傳曰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睽者乖也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難乃曰反蹇者難也睽極則反蹇也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程氏易傳曰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程氏易傳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程氏易傳曰夬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於益而不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夬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程氏易傳曰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之理故可遇姤所以次夬也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遇則成群聚萃所以次姤也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程氏易傳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升所以次萃也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程氏易傳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程氏易傳曰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上時掌反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程氏易傳曰井之爲物存之則樅敗見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程氏易傳曰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程氏易傳曰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爾丁丈反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程氏易傳曰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程氏易傳曰漸者進也止必有進

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漸者進也

以歸妹程氏易傳曰進者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妹也妹少女之稱得其所歸者大也故受之以豐程氏易傳曰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程氏易傳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程氏易傳曰巽者入也羈旅窮困之中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鉏銀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程氏易傳曰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程氏易傳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渙音煥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程氏易傳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程氏易傳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 程氏易傳曰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程氏易傳曰能生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易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焉未濟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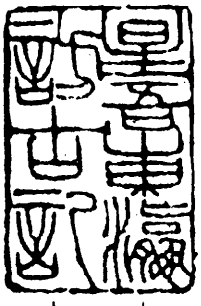
雜卦

乾剛坤柔 楊氏曰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於變動不居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比樂師憂 觀之義或與或求也見而不失其居 程氏易傳曰以言道也夫相親皆自爲言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張氏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与渙解義反故緩必有所失 樂音洛見賢遍反 蒙雜而著 張氏曰著古著字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畜聚而升不來也 程氏易傳曰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又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又曰萃之爲義聚也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貴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楊氏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程氏易傳曰】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又曰】復若陽反來復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張氏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晝】卦又反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程氏易傳曰】恒者恒久之義又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程氏易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又曰】緩緩則必有所失○【又曰】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蹇有險阻之義【難】乃旦反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程氏易傳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又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又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亨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程氏易傳曰】火在天上照見万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衆庶之義○【又曰】革者變其故也○【張氏曰】小過過而未顯也【去】起呂反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

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程氏易傳曰在一体則中實在全体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困而親寡則爲放不必在外也○又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張氏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言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程氏易傳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張氏曰過至於顛故曰大媾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程氏易傳曰媾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姤与陽相遇○又曰順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以化育養万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張氏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程氏易傳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皆失位也○又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尽之時也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直齋書錄解題

伊川易解六卷

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正叔撰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唐李鼎祚集解亦然伊川平生著述惟易傳為深而亦不解大傳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讀書敏求記

程伊川易傳六卷

有宋談易諸家尚占者宗康節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宗伊川以象數為末伎義畫周經判然兩途矣晦庵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蓋得程子之深者也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攷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今并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攗入者端臨通攷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掩卷憮然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鄭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録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録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吴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録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説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説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八三